

# 《晚生代丛书-傍晚光线下一百二十浮》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晚生代丛书-傍晚光线下一百二十个人物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0399633

10位ISBN编号：780039963X

出版时间：1996

出版社：华艺出版社

作者：朱文

页数：29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

## 内容概要

我看到了今天的傍晚。它不属于今天，是傍晚降临在今天，成为今天的傍晚。傍晚降临在昨天，那是记忆中的傍晚。明天它还将来临，脸色明亮，或者晦暗，啜音亲切，或者陌生。它并不在每天的同一时刻但一定会在一个时刻带着一个人的心情，从你的对面向你走来，和你打个招呼。于是你知道了你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时刻，在这个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、没有爱也没有恨、没有近处也没有远方的世界上出没，并不消失。……

## 精彩短评

- 1、 我没有办法把我最喜欢的书添加上来。  
搜索了近十页gogo,还是找不到那该死的ISBN码。  
没办法,我们还是从较温和的开始吧。
- 2、 篇目都是读过的,有些需要重读。喜欢朱文。潘家园,8月25日。
- 3、 朱文不交新的朋友了,除了个别异性或许可以走个后门。
- 4、

朱文曾经和我住在一个城市。这没什么好炫耀的,我认识他,他不认识我,这种情况很多。这也不是什么丢脸的情况,朱文从前是个写诗的,我认识他,是在他写小说之后,无论写诗或者写小说,左右不过是个作家,而作家在今天并不是多么值得认识的人。何况他并不是很有名,如果说有点名的话,也只是在喜欢他的那部分人中有名。

我曾经试图接近朱文。有一天,我不停地打传呼给他,你知道,那时候手机远不像现在这样普及,我不认为那时候的朱文已经富裕到有手机的程度,即使有,我也不知道号码,所以我只能不停地打传呼,一遍又一遍。朱文没有回电,是没收到还是不愿回,不是我能猜想的事。好在这对朱文并不重要,他不需要仅仅因为有人喜欢,就必须认识那个陌生人,他只需要保持有一部分人喜欢他的作品,就能够吃写作这碗饭了——当然,朱文绝对不是为了吃饭才写作。这对我也不重要,我因此避免了因为接近而破坏对一个人的想象,甚至可能因此,而避免了被文学进一步遮蔽双眼的可能。

但是,我还是尝试用另一种方式接近朱文。我读了他发表的几乎所有的小小说,从《食指》《弯腰吃草》到《五毛钱的旅程》《到大厂到底有多远》,还有许多我现在已经记不住名字,精彩或者无聊的小小说。我想其实我并不清楚,我需要接近的是什么,也许令我迷惑的只是,那些有目的或没有目的行走的人,究竟在接近什么。很多年,我都在这么走着,稀里糊涂或者假装稀里糊涂地走着,像那个傍晚阳光下的小丁,像那个无所事事的小丁,真的,我没有骗你。

1989年的夏天,我走在山海关瘦小的街道上,身边是来来往往的现在的人流,路边青黑色爬满爬山虎的城墙却告诉我,我正在接近一座古老的建筑,古老得很伟大的建筑,歌里说,它在很多人的心里面很重。不过,我站在那里后其实很茫然,那时候我还不敢说很失望,尽管我真的很失望。后来,我坐在城墙下一个叫“京来顺”的小饭馆里,阳光透过厚厚的塑料门帘,一脸灿烂的样子。再后来,在我吃牛杂汤的时候,他们说不久前,一个叫海子的人卧轨死了。我不知道海子是谁,我不明白的是,一个人来到山海关,原来可以只是为了接近死神。

日本人芥川龙之介说,“死于途上,乃天命也”,还是日本人的川端康成说,“没有理由的自杀,才是真正的自杀。”没有任何证据表明,海子喜欢日本人,但这两个日本人的话,好像专门为了海子说的。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俘虏后,唱过一首歌,“我们坐在巴比伦河畔,一想起锡安就禁不住哭了,我们把竖琴挂在河边的柳树上。”“俘虏我们的人命令我们唱歌,虐待我们的人嘻笑着说,来,替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”。我没有研究过《旧约》,不知道为什么一想起锡安有人就禁不住哭了,那是他们接近神的通道吗?当我坐在一个属于苦思冥想的下午,问旁边的一个人时,听到的回答是,有病。

- 5、 您老看过?
- 6、 大妹子的妹
- 7、 朱文的短句很厉害。但朋友说我还没读到点上,我想就是朱文对于某个人物动作的处理来得轻易且熟手,不知不觉中划出一道刀痕的轻快。
- 8、 书我还没看但觉得这篇东西写的很对味儿
- 9、 朱文的小说非常由力量  
诗也很好,气度从容,大家风范

- 10、想起，似乎你写过那个的评论，还看过
- 11、《上帝的选民》绝了……
- 12、发现你太爱他了  
回头找本看看
- 13、牛书！
- 14、与《达马的语气》重了
- 15、桑拿吧。 <http://www.douban.com/subject/1007212/?i=0>
- 16、封面很不靠谱，但内容与新出的达马的语气有多篇重复……
- 17、我感觉你的文字比朱文的好。
- 18、推荐我个你觉着最经典的
- 19、这里有一段我见过的最美的关于黄昏的文字
- 20、朱文，我很喜欢。我现在读书这个学校这个系，是他曾经在的，这没啥好炫耀的，呵呵。  
不过lz这个文真不错。

21、艸

22、这本朱文早期的集子，收了几个94年的短篇。还有后来入选其他集子几篇，如达马的语气，丁龙根的右手，我爱美元。他的早期创作和之后赖以成名的中篇风格大相径庭，像一个刚入文坛的青年人，完全看不出属于天才身上的特质。后来我明白为什么感觉不像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，因为缺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，诗意。早期的东西还只是停留在对生活简单写生。当他把小说当成诗来写时，出来的就不是小说了，而是如梦似幻的记忆中的景象，超脱现实，又比现实来得更真实。

艸的地方是《上帝的选民》竟然能收录其中，在我看来，按照中国的出版发行原则，这完全够的上的一本禁书啊。哈哈。

23、为啥为啥。。我一点儿都不觉得是一本禁书

难道我太不敏感了

24、朱文很爽，爽的人都难免有些轻浮，即便如此，还是喜欢

25、南京记忆。

26、大爱该蜀黍

27、Ok,先瞅瞅去

28、觉得是中文小说典范。

29、写丑

30、很多篇目跟《达马的语气》重复，但后者选得更好。《上帝的选民》一篇很令人震惊。《因为孤独》也值得一看。

31、朱文真可爱

32、朱文。。

33、呵呵，谢谢你，不过我比朱文差远了

朱文的文字有一种特殊的力量，他对现实的怀疑和嘲讽是很有特色的，我还是非常喜欢他的小说，尽管我觉得他的诗大多数写得不好

34、他是我的精神乐园，我的游乐场

35、才华+充沛的荷尔蒙

36、他的作品里构筑了一种文化空间：昏暗的、颓废的、感官的、动摇的、无法自持的空间，在这里一切外间美好的事物都失去了它的光彩：在酒吧间昏暗的人工灯光中太阳光下的一切（阳光、理想、责任、理智、信念……）都显得不堪一击——这里是一个人工的修饰的地方，炮制的勾引，夸大的诱惑，蓄意的幻像，这里

37、短小的线索最终会在《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》里汇集成团

38、敢问这字读音

39、不过我真的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他

### 精彩书评

- 1、我没有办法把我最喜欢的书添加上来.搜索了近十页gogo,还是找不到那该死的ISBN码.没办法,我们还是从较温和的开始吧.
- 2、这本朱文早期的集子,收了几个94年的短篇。还有后来入选其他集子几篇,如达马的语气,丁龙根的右手,我爱美元。他的早期创作和之后赖以成名的中篇风格大相径庭,像一个刚入文坛的青年人,完全看不出属于天才身上的特质。后来我明白为什么感觉不像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,因为缺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,诗意。早期的东西还只是停留在对生活简单写生。当他把小说当成诗来写时,出来的就不是小说了,而是如梦似幻的记忆中的景象,超脱现实,又比现实来得更真实。霖的地方是《上帝的选民》竟然能收录其中,在我看来,按照中国的出版发行原则,这完全够的上了一本禁书啊。哈哈。
- 3、朱文曾经和我住在一个城市。这没什么好炫耀的,我认识他,他不认识我,这种情况很多。这也不是什么丢脸的情况,朱文从前是个写诗的,我认识他,是在他写小说之后,无论写诗或者写小说,左右不过是个作家,而作家在今天并不是多么值得认识的人。何况他并不是很有名,如果说有点名的话,也只是在喜欢他的那部分人中有名。我曾经试图接近朱文。有一天,我不停地打传呼给他,你知道,那时候手机远不像现在这样普及,我不认为那时候的朱文已经富裕到有手机的程度,即使有,我也不知道号码,所以我只能不停地打传呼,一遍又一遍。朱文没有回电,是没收到还是不愿回,不是我能猜想的事。好在这对朱文并不重要,他不需要仅仅因为有人喜欢,就必须认识那个陌生人,他只需要保持有一部分人喜欢他的作品,就能够吃写作这碗饭了——当然,朱文绝对不是为了吃饭才写作。这对我也不重要,我因此避免了因为接近而破坏对一个人的想象,甚至可能因此,而避免了被文学进一步遮蔽双眼的可能。但是,我还是尝试用另一种方式接近朱文。我读了他发表的几乎所有的小小说,从《食指》《弯腰吃草》到《五毛钱的旅程》《到大厂到底有多远》,还有许多我现在已经记不住名字,精彩或者无聊的小小说。我想其实我并不清楚,我需要接近的是什么,也许令我迷惑的只是,那些有目的或没有目的行走的人,究竟在接近什么。很多年,我都在这么走着,稀里糊涂或者假装稀里糊涂地走着,像那个傍晚阳光下的小丁,像那个无所事事的小丁,真的,我没有骗你。1989年的夏天,我走在山海关瘦小的街道上,身边是来来往往的现在的人流,路边青黑色爬满爬山虎的城墙却告诉我,我正在接近一座古老的建筑,古老得很伟大的建筑,歌里说,它在很多人的心里面很重。不过,我站在那里后其实很茫然,那时候我还不敢说很失望,尽管我真的很失望。后来,我坐在城墙下一个叫“京来顺”的小饭馆里,阳光透过厚厚的塑料门帘,一脸灿烂的样子。再后来,在我吃牛杂汤的时候,他们说不久前,一个叫海子的人卧轨死了。我不知道海子是谁,我不明白的是,一个人来到山海关,原来可以只是为了接近死神。日本人芥川龙之介说,“死于途上,乃天命也”,还是日本人的川端康成说,“没有理由的自杀,才是真正的自杀。”没有任何证据表明,海子喜欢日本人,但这两个日本人的话,好像专门为了海子说的。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俘虏后,唱过一首歌,“我们坐在巴比伦河畔,一想起锡安就禁不住哭了,我们把竖琴挂在河边的柳树上。”“俘虏我们的人命令我们唱歌,虐待我们的人嘻笑着说,来,替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”。我没有研究过《旧约》,不知道为什么一想起锡安有人就禁不住哭了,那是他们接近神的通道吗?当我坐在一个属于苦思冥想的下午,问旁边一个人时,听到的回答是,有病。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